



綵衣娛長官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蕭卓倫醫師

「台北 XX 醫院傳出昨(2024/01/28)日有一名骨科住院醫師在忘年會上在表演時倒下，儘管全場醫師立即搶救，半小時被抵達醫院緊急裝葉克膜治療，目前仍在全力搶救中…」社群媒體上，住院醫師好友們鋪天蓋地般地轉載這篇，讓大家都心有戚戚的新聞，我一面為這位未曾蒙面的同行感到難過，眼神一面滑向書桌旁，剛剛使用完的忘年會表演紙袋頭套以及口琴，心裡不禁出現了一陣陣疲累、憤怒、無奈、解脫交織的情感，各種思緒最後又融合成一句話：還好這惱人的新科員工忘年會表演結束了。

尾牙聚餐是過年前公司行號的一項重要活動，通常都是老闆們宴請員工的餐會，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台灣，也有些機構直接把日文中的忘年會、望年會拿來稱呼，反正大抵就是一年的年底，公司為感謝員工一年付出舉辦的餐會。小時候對尾牙的印象最多來自於新聞，記者總是現身大公司的尾牙，一面採訪抽中股票、現金、名車等高額獎項得主，一面現場轉播晚會舞台上那些公司重金請來的專業主持人及表演者。當時心中也曾想過，也許未來等自己出社會了，也能成為大獎中獎者，現在才回想起來，天真的我沒注意到，那些上電視的公司總是科技業、新創公司，幾乎沒看過媒體上會出現各大醫院忘年會的篇幅。

一直到了大學最後幾年，才又開始和忘年會有了一些認識，班上有些賦有表演才藝的人，比如熱舞社、魔術社等同學，就曾聽說受各科師長邀請，至各個科別尾牙晚會進行表演，報酬除了師長們印象分數增加外，就只是一同留下用餐。對其他大多數平凡的我們來說，可能只在醫院見習時，偶爾看到一些片段而已，比如我就看過兒科住院醫師學長姐們下班後不知為何還要聚在一起跳 baby shark，還有發現置物櫃怎麼突然出現那麼

多 IKEA 鯊魚。一直要等到畢業之後，才知曉尾牙晚會這件事的麻煩之處……

台大醫院、醫學院體系研究所，乃至於其他大多數大型醫療機構都類似，各個科部忘年晚會多採取傳統聚餐模式，本體是中式圓桌合菜，飯局進行中，穿插各種長官致詞、抽獎、表演。不確定是因為預算問題，或是醫院總是比較保守，多數醫院不會聘請專業的表演團及主持人，照慣例是由新人負責表演活動及主持，通常是由新進住院醫師、護理師和其他各職類人員組成，科部不會明訂要求新人表演，但慣例如此，也就形同於一個不成文的制度了。因為前輩們都在台下看著，所以新人們的表演內容也不能太過隨便馬虎，如果表演太差，長官說不定就請你明年再上台扮醜一次。但同時表演也不能過度前衛，畢竟台下多數還是自己的長官，有聽說過比較保守的主任，看到台上表演者男扮女裝大跳豔舞時，當下馬上拂袖而去的故事。因為大家通常不會剛好具有表演才藝，所以大多數是表演唱歌跳舞為主。題材主要來源於最近火紅流行的歌曲、影劇，再融合一些科部自己的文化以產生共鳴。表演的一切都得自行付出做功德，排練的時間得從辛苦的臨床工作中擠出時間彩排，戲服、道具都得自掏腰包。而當新人們好不容易完成表演回到人走茶涼的位子，滿心期待抽中大獎時，這才發現自己抽中一個 600 毫升保溫杯，隔壁同事抽中茶葉一包，再隔壁桌抽中全場最大獎 iPad 一台……當然比起那些年終發不出來或是年前倒閉的公司行號相比，有吃飯、有發送年終獎金、人人有獎的抽獎已經應該要心滿意足了，但是回想起以前印象中那些科技公司的尾牙，一比之下，難免相形見绌。

總結來說，新進人員一方面要花時間精力金錢強迫上台表演陪笑，準備上台前的時間都難以好好吃飯，抽獎獎項以及餐點又不吸引人。其他基層人員雖然不用表演，但是要面對令人尷尬至極的學弟妹表演，以及年年重複的抽獎獎項及餐點。這也難怪平常排值班大家總是斤斤計較，不想比別人多值班，但是尾牙當天的值班卻反而成為最搶手的差事。科部的主治醫師以及其他主管們，雖然通常不會強迫表演，但是也一樣會有其他不成文規定壓著他們。通常主管們抽到任何獎項，都會被大家起鬨要當場捐出來，也通常會如此做，捐出獎項再由他抽出得獎者。有時候，更會被大家要求現場加碼，當其他同事都這麼做時，主治醫師們也只能認命從皮夾掏

錢出來加碼抽獎。之前還發生過錢帶不夠，要得獎者事後再來他辦公室拿。事實上，整個尾牙場地、餐飲、各種獎項的費用，其實也大都是由主治醫師以及主管們出資成立。因此，整個醫院忘年會，由上到下各級人員，真正樂在其中的人，我想應該是屈指可數吧。前幾年疫情期間，醫院的業務量大幅上升，當我們這些醫療人員對各種防疫措施苦不堪言的同時，疫情卻也帶來少數的小確幸，因為好多惱人的活動被迫取消，比如其一是醫院評鑑，另一個就是忘年會了。不過有些時候還是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世，有聽說因為疫情取消表演的新進人員，仍在下一年度被要求上場補表演。

出社會兩年多來，也參加過了好幾場尾牙，不過前幾次的身份都是以輪訓不分科住院醫師身份參加，教學部安排把尾牙經費移交各科，所以原先隸屬於教學部的我們，會加入年前所在科別的尾牙。身為一個過客，不用承擔義務，但也沒有權利，所以就只有純粹地參加飯局，不用表演，但也沒有抽獎。

第一年我去了內科部的尾牙，內科部在每一個醫院幾乎都是第一大科，在台大醫院這種內科起家的醫院更是天下第一大科。如此龐大的科部，忘年會可能難以進行，所以都是內科各次專科自行舉辦。而我們這些不分科住院醫師、未分次專科的第一、二年內科住院醫師，內科部安排我們自行吃飯，科部包下某 XX 天堂 Buffet，大家自行約認識的同事前往，剛好遇到值班也不怕，因為有好幾個平日晚上時段可以選擇，科部的邀請函還特別提到，沒有任何師長會參加，請我們好好放心享用。這樣子簡單但又無壓力的安排，榮獲全院不分科住院醫師的一致好評。

內科部各個次專科之中，八大傳統次專科，心臟、胸腔、腎臟、腸胃、感染、血液、風溼、內分泌，向來都是由次專科內科住院醫師以上學長姐才能夠參加，而表演也是由他們之中的新進人員負責。不過其他一些新成立的次專科科別，比如腫瘤科、整合醫學科，就稍有不同，有時也會邀請輪訓不分科住院醫師參加，而我就是有幸額外參加了一次整合醫學科的尾牙。整合醫學科算是較為年輕的科別，在台大醫院中也和其他科別很不一樣，科部整體是由 NP，也就是專科護理師為基層主體，和其他大多數醫院比較像，和台大醫院其他科別大多以住院醫師為基層主體不太一

樣。既然是年輕的科別，就比較少有那些陋習，所以並沒有強迫新人表演的活動，也有讓我們這些不分科住院醫師加入抽獎的行列，我抽到了賴副院長的紅包，他還說錢沒帶夠，請我們之後上班日再一起去他辦公室拿，就在長官致詞、抽獎、唱歌、敬酒之中，大家好好吃飯結束活動。

第二年和第三年參加了影像醫學科的尾牙，這就是非常傳統的流程，幾十年的老地方：醫院正旁邊的餐廳，所有新人尾牙當天一律不用輪值班，因為住院醫師、放射師、護理師新人要輪番上場表演，資深住院醫師負責主持工作。該科住院醫師慣例不喜歡拋頭露面，所以好幾年以來，上台表演都會用各種方式遮住臉以避免照片永流傳。前年是全員穿上《魷魚遊戲》的全身戲服搭配恐龍裝，去年是帽子加上發光眼鏡，今年則是節省成本變成了麥當勞紙袋。第一次我還不是住院醫師，可以好好在台下吃飯看表演，但是越看越緊張，想到明年進入這個科部後，就換自己表演了。我們還是沒有和大家一起抽獎，但是主任為了表達歡迎，私底下塞給了我們參加獎的禮券紅包。身份轉換成住院醫師後，以團體跳舞和吉他口琴歌唱表演，盡全力也要換大家一段笑容。吃飯中間被通知準備上場，結果長官一時興起唱歌唱了一個鐘頭，在後台乾等到大家的興致和桌上的飯菜一樣涼掉了才草草上場。新人也沒有帶來新手運，6個同事中只有1個人抽到獎，還好至少有參加獎，而且參加獎比起其他用不太到的日用品、食品來說，其實也算不錯了。

另外一次的忘年會算是誤打誤撞參與一半，工作第二年參加完影像科尾牙後，下個月到了急診科，急診剛好比其他科別晚一個月進行，原本是沒有邀請輪訓不分科住院醫師，但因為急診科屬性特殊，其他科別晚上只要留下基本的值班人力，其他多數人都可以參加晚宴，但急診日夜班的人數沒有很大差異，所以有很大一部份人力留在醫院上班。為了補償這些留下工作的員工，所以科部叫了十分豐富的王記外燴給大家吃，印象中光鹹甜湯品就有6種左右，輪訓的我們，也就一起加入吃吃喝喝了。

事實上，以往各行各業的望年會都是類似的光景，不過慢慢地大家都在改變，從小到大的同學好友打聽下來，大家的尾牙，就算不是像新聞上那樣請藝人、抽大獎，但至少大家可以好好吃飯，目前就屬醫療業為大宗還有員工表演的傳統了。不過各醫院也開始有了改變，有些中小型醫院，

也許一年新人就只有一兩個，那當然也就沒有常規的表演傳統，知道大家不喜歡這件事後，這些科部發佈徵才公告時，還會特別把「不用尾牙表演」列為一項重要的員工福利。同樣是台大，新竹、雲林分院都開始不用表演了，今年雲林還請來了炎亞綸、Passion sister 等知名藝人前來表演，真是讓總院的員工們羨慕萬分。而總院也開始有這個趨勢，今年開始護理部發函各科，不得要求科內護理師表演。希望這個趨勢，再加上開頭提到的新聞，能帶來更多的改變。忘年晚會當然需要一些熱鬧活動來炒熱氣氛，但是不論是找具有才藝且自願表演的員工們，或是請專業人員來，都比起把一群滿心不情願的新人趕鴨子上架來得好吧。

古有老萊子綵衣娛親，今有住院醫師綵衣娛長官。前者是心甘情願盡孝道，所以為後人津津樂道；後者心不甘情不願，所以最終淪為眾人口中的陋習。